



田園
札記

曾寬 著

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印行

田園札記

∞ 曾寬 著 ∞

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編目資料

田園札記 / 曾寬著. -- 初版. -- 屏東縣潮州
鎮：曾寬, 2005 [民 94]
面；公分

ISBN 957-41-3294-3 (平裝)

848.6

94023553

田園札記

著者：曾寬

出版者：曾寬

印行：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

地址：802 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 5 號

電話：(07) 2265267 · 2261273

傳真：(07) 2264697

郵撥：41299514

裝訂：高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電話：(07) 6165206

版次：94 年 12 月初版一刷

ISBN：957-41-3294-3

定價：250 元

版權所有，請勿翻印

本書如有破損、缺頁或倒裝，請寄回更換。



秋天最豐收

我相信人世間還有陶淵明，曾寬老師高潔的人格丰采及躬耕文學寫作的奉獻，一直是我佩服又尊敬的人選。

曾經，秋天停留在萬金村不知名的山坡上，潔白的雲彷彿也要溜下天際，躺在草坡上傾聽曾老師對鄉土田園寫作的樂趣。

曾老師在自然文學寫作的成就幾已無人能及，超越陶淵明「避開社會高層達官貴人車馬喧嚷」的孤獨式寫法，更直追川端康成「追求文學藝術純粹無雜念的魂魄」忠於最自我、最真誠、最真實體驗的生活，完全融入文學生命中。

雲和山坡的對話，已經是四年多以前的事了，在萬金村不知名的小山坡。然而、曾老師紅潤的臉頰、神采的手勢，仍舊浮現在我的腦海。

曾老師的理想，並沒有隨著我們身邊不知名的秋草逐漸泛黃化白，反而是更積極的記錄下來，一篇又一篇、一頁又一頁，在最樸實無華的文筆中，不僅讓故鄉自然田園躍

然紙上，更揉合無欲的人生哲學和人道關懷在字裡行間。

四年來《田園札記》終於完成了，這是曾老師中年以後最嚴謹成熟的代表作。每個人對青春總有最不捨、最珍惜的回憶和眷戀。曾老師對家園、對故鄉、對土地有最深地感情和愛意。

《田園札記》裡所生活的人、事、物並不孤獨，也不會被忘記。因為在散文作品裡，曾老師運用高超的小說技巧，沒有造作的斧鑿，表現最平易近人的人文風雅，注入最自然心靈的精髓，讓這群過往的、你我可親可識的親人、鄰人、友人和陌生的人，全都我們閱讀興趣當中，由扉頁裡活了起來。好像再度聽到散文人物和曾老師親切地問候，歡欣地笑語家常。

文學啊！這就是曾老師真摯地性情，這就是曾老師超高寫作技巧的優越性。

《田園札記》反映最與世無爭、最樸素無華的人物心理，卻更崇顯象徵地隱喻鄉土情懷、人文故事最真情的含義。

人和人相處有最基本的道德與倫理，人和土地相親也應有該遵守的道德和秩序。曾老師敘事性的寫法毫不說教，卻蘊含更細膩的韻味，讓我們更珍惜天地山川孕育我們的恩澤。

這就是曾老師，超越陶淵明優遊於田園自然山陲林間的人文雅趣。



如果人生有秋天，這一季將是曾老師最豐收的季節。因為曾老師疼惜這塊土地，愛慕這塊土地的情懷真心地寫了下來，在〈活溪〉一文中表露無遺：

「那彎彎的溪流，永遠烙印在我的心坎裡。……我來自於樸實的農村，朝朝暮暮回憶童年的生活版畫，祇有以筆來記下我心中的渴慕。」

曾老師的才華也是一彎的活溪，潤澤了南台灣，豐富了《田園札記》。

乙酉秋分

黃、媛、竟

自序

人生苦短。

要是以現時眼光來看寫作這條路，根本是三百六十行外之一行，不易走，且不易發光發熱，簡直是一條死胡同。

就以筆者來看，初中時愛上寫作，不斷地閱讀、不斷地旅行、不停地寫作，驀然回首，筆者已寫了五十年，是蹉跎青春？是浪費生命？人生又有多少「五十年」？

若以價值觀來衡量人生，人生又有多少價值？海明威的「老人與海」，強調人生只有「虛無」兩字可言，一無所有，縱然有再大的成就到頭來一場空。

雖然如此，筆者仍熱衷於筆耕，永不氣餒、永不後悔，原因無他，乃是興趣，乃是紀錄生命之痕跡，包括自己、週遭人群，整個社會。

「田園札記」篇篇看似小說，又似散文，乾脆以札記視之，全皆曾發表於台灣時報副刊，很感謝主編黃耀寬先生的鼓勵與協助，得以結集出版。



文人的的人生，生命漫長，前有古人，後有來者，擁抱世界，海闊天空，曖曖內含光，
會發光、發熱，寫作是一條不歸路。

曾寬



田園札記

甘蔗開花時	3
捕蝦船	3
竹籬笆的秋天	1
活溪	2
謝馬湖	2
打獵	1
野店	1
鮭魚的故鄉	9
荒原的阿多桑	1
自序	iv
秋天最豐收	i

目

錄

contents

屠鯨	4
森岑的果園	4
阿母的話	5
稻草堆	5
大水來哦	6
田園之秋	6
西線無戰事	7
嚙人的聲音	7
竹田驛站	8
大軍壓境	8
陌生客	9
誰是恩主	9
施捨	10
拾荒之路	10
耶穌也瘋狂	15



田園札記

流浪漢	1 8 7
小婦人	1 8 1
阿郎醫生	1 7 7
初戀的滋味	1 7 1
神風特攻隊	1 6 7
古月寺的住持	1 6 1
他是水牛	1 5 7
產婆	1 5 1
清國奴	1 4 5
菊蘭姑娘	1 4 1
笨牛	1 3 7
萬里紅酒家	1 3 1
歸鄉	1 2 7
挽面	1 2 3
被美軍轟炸	1 1 9

雨夜花	1
大胖樹屠夫	1
黑鯊	9
驚爆中央隧道	0
偶然	1
懺悔	2
台灣囡仔	2
人球阿蘭	3
日內瓦之秋	7
孔夫子賣飯	2
拾穗	4
荒田	6
彼此相愛	7
生平記事	2
		8
		9



荒原的阿多桑

鄂霍次克海，一片沆瀣灰濛。

洶湧的海浪，翻翻滾滾，湧進海灘，掀起鹹鹹的水氣，氤氳瀰漫著海濱道路。

「色桑，旁邊的大海，就是鄂霍次克海，是日本海象最惡劣的海域。」

「色桑，鄂霍次克海，冬天結厚厚的冰層，夏天海浪大得很。」

「色桑，鄂霍次克海雖然終年海象惡劣，這裡的漁民卻是靠它掙錢吃飯。」

計程車司機怕我寂寞，沿途不時向我說明荒涼的鄂霍次克海。

其實，無須運將解說，一路奔馳，所見盡是蕭條的村落，盡是荒陬之地。

雨又下了，從鄂霍次克海掃了過來，像冬雨，斜斜細細，很快地，大海朦朧，濱海公路也朦朧。

運將開著黃燈行駛，過了走網，將到斜里之時，車慢了下來，運將看看我給的信封，又瞧瞧自己手中的地圖，說：「色桑，你要去的地方，應該在這附近吧！」

我往外一看，不是村莊，道路兩旁只有幾棟房子而已。

計程車終於停在路旁空地上，車門一開，便聽到海浪咆哮的聲音。

運將幫我提下大小行李，拿了車資後，遞給我一張印有手機號碼的名片，說他要去知床泡溫泉，然後才回札幌，要是方便，他還可載我回札幌搭機。

計程車奔向知床半島，很快消失了影子，空蕩蕩的海濱只剩我一個人。

真是荒涼地方，除了附近幾棟房子外，右邊是低矮不見農作物的荒原，左邊是澎湃叫囂的鄂霍次克海。

看看路牌的番町，確實就跟信封所寫的一樣，大概那幾棟中的一棟就是健次的房子吧！

想到要去健次的家，我不禁地惕厲起來。

我擔心我說的日語半生不熟，無法跟健次溝通。

我擔心健次不歡迎我，因為，他不認識我，我也不認識他，兩人以前從未通信。

說來荒唐，他寫來一封信說要處理阿多桑的房子，我就從中正機場搭長榮客機飛來北海道。

我惴惴不安地提著行李向那看似商店的房子走去。

沒錯，是商店，裡面燈光煜煜，擺滿魚乾之類的貨品。再對照門牌，跟信封所寫的一模一樣。



大門是落地玻璃，門前一站，徐徐打開，一個中年婦女迎上前來，向我彎腰鞠躬，甜聲道：「先生，歡迎蒞臨惠顧。」

「我是會富男，是來造訪中村健次的。」我遞給她信封，不自然地笑笑。

她一看信封，眼睛爲之一亮，綻放出笑容，露出潔白而不整齊的牙齒，忙著替我提行李，且往樓上興奮叫著：「健次，健次，富男兄來了！」

婦人殷勤地帶我上二樓客廳，很快地，進來一個老婦及中年男人。

「富男兄，歡迎之至，我是你弟弟中村健次，這位是我的阿卡桑。」中村健次雙手握住我的手，鞠躬再鞠躬。

禮尚往來，我也一一向他和母親鞠躬回禮。

中村健次一再抱怨，說我應該通知一聲，好讓他開車到札幌機場接我。

健次的阿卡桑規矩地坐著，眼睛一刻不放下地注視著我說：

「想不到你這麼快來。」

「阿卡桑，是的，剛好放假，兒子又在旅行社服務，所以很快來了。」

「到底是兄弟，健次很像你。」阿卡桑笑笑地說。

「是健次大還是我大？」

「當然是你大，你阿多桑戰後回日本才娶我，我生了三男二女，健次是長子。」

「哦，除了健次之外，我還有二個弟弟，二個妹妹，他們在家嗎？」

「你兩個弟弟出海捕魚，兩個妹妹嫁到東京。」

「阿卡桑，阿多桑呢？」我問起生父。

「三月前過世了，他臨終前一直念念不忘在臺灣的你，還是健次有辦法，終於聯絡到你……。」

我默然低頭，五十多年來，母親一直隱瞞我的身世，直到接到健次來信後，母親方才告訴我生下我後才嫁給我已過世的父親，並說我的生父叫中村邦雄，音訊全無。

健次的來信，寫得很簡單，只寫希望我來北海道，處理阿多桑的事，其他什麼也沒寫。

很遺憾，我連生父一面也沒見過，母親不但隱瞞我的身世，且未留有生父的照片。

健次的阿卡桑很了解我遺憾的心情，引我進入阿多桑的房間，裡面整理得微塵不染，衣櫥中依然掛著阿多桑的衣服、帽子，牆上掛著他放大的相片。

我在阿多桑遺像前，跪了下來，三叩九拜，然後，久久默禱。

阿多桑的相片，是年老時的照片，留有短鬚，頭髮銀白稀疏，仔細地看，他的眼睛，他的嘴巴，幾分像我。

「你的阿多桑，沒讀多少書，本是門司人，戰後不景氣，失業了一段時間，後來跑



到北海道發展。」

「我是走網人，嫁他之後，曾在走網住了幾年，後來搬來此荒原居住。」

「你阿多桑是漁夫，你三個弟弟也是漁夫，專門在鄂霍次克海捕捉大蟹、鮭魚。」

「你阿多桑年老後，不再出海，跟健次開了這家海產店，專售路過的觀光客。」

「一年前，他健康開始變壞，並透露出他在台灣的潮州有個兒子，姓名是他取的，叫做中村富男……。」

「你的弟弟健次，很孝順，設法找尋你的下落，希望阿多桑能在生前見你一面，可是，慢了一步……。」

健次的阿卡桑娓娓道出生父的點點滴滴。可是，我似乎麻木不仁，始終不掉一滴眼淚，只覺眼前的中村邦雄遺像太陌生了，是個陌生的北海道人。

夜晚，我在健次強留下，在他家過夜，並跟他兩個弟弟見面，還吃了一頓豐盛海鮮大餐，有大螃蟹、鮭魚生魚片、鮭魚卵，還喝了很多札幌啤酒。

翌日，中村健次二個弟弟都沒有出海，跟我一同坐在生父的房間裡。

他倆問了我很多台灣風光民情，還說他們三兄弟不會出國觀光，很想來台灣遊覽。面對兩個同父異母的弟弟，我努力培養情感，可是，還是覺得他倆很陌生。

中村健次有事去走網，午後，才帶著一個戴眼鏡、提著公事包的律師回來。